



百家笔会

觅莲香清韵

□ 周伟



天涯诗海

盛夏旧时光

(组诗)

■ 尚庆海

祖母的蒲扇

祖母的蒲扇包边全部脱落了

蒲扇的扇叶也撕裂了好几道口子

祖母依然当成宝贝

夏天出门,右手斜举过头顶遮阳

阳光从蒲扇撕裂的口子处泄漏

落在祖母慈祥的脸上,一跳一跳的

过完夏天,祖母把那把蒲扇倒挂在里屋的墙上,看上去像一件古董

祖母用慈爱的目光抚摸着墙上的“古董”

说来年夏天,给它包个边

小麦换西瓜

父亲用小麦换西瓜

一斤小麦换两斤西瓜

母亲心疼小麦,觉得换西瓜吃亏

为了少吃点“亏”

母亲把西瓜皮剁碎喂猪

把吐出来的西瓜子洗净晾干

闲时嗑瓜子吃

这样下来,西瓜一点都没有浪费

我高兴地跳着,让父亲再去换几个西瓜

一斤小麦换两斤西瓜,真划算

母亲一巴掌拍在我的背上

嗔骂道,明年在小麦地套种几棵

省得再这样糟蹋小麦

压水井的夏天

从外面回来,压上一盆凉水洗脸

谁来串门,渴了

缸里的水不喝,也要跑到院子里现压井水

有时候饿了,母亲还没有做好饭

压两水舀井水灌下,能顶饥

那时,压水井压出来的水比冰镇啤酒喝着都过瘾

吱吱吱吱的压水井,在夏天感觉比春天的耕牛还要劳累

两分钱的冰棍

儿时,两分钱的冰棍

裹着小棉被满大街跑

有时候闹着要母亲给我买

母亲抱着,抱一会儿

冰棍跑没影了

后来,我变聪明了

听见卖冰棍的吆喝声

我先跑出去喊住

再折回去找着母亲到大街上

当赤条条的冰棍钻出包裹着的小棉被

被热得狠狠抖了一下

那些年,每到夏天,奶奶常常坐在大树下乘凉,我家老木屋门前常是一塘莲香清韵,大地静美。奶奶有好几次淡淡地对着年幼的我说:莲的心事,莲自己懂得;奶奶的心思,你要懂得。

闲庭信步

交几个乡下朋友

□ 王太生

我想在以三十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大圆,交几个眉眼柔和的乡下朋友。

事实上,在离城十八里的地方,住着友人张老大;在离城二十五里的柳湾,有曾给我寄过萤火虫的王小二;在离城三十里的江边古镇,是一位与我往来已久的小镇诗人。

交几个乡下朋友,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可以扛花提酒,去原野上踏青。想到那桃花盛开,或是油菜花金黄的村庄,已是生机盎然,就好像看到友人站在村头等我,背后底色是绿油油的麦田。

城里住久了,去乡下野地会友,在那些村头、土路、庄稼地,拜访卢大爷、李大婶、孙胡子……相识的人,在荷塘畔乘凉,瓜棚豆架下,谈天说地,把酒话桑麻。

秋天,搬个大南瓜当凳子,坐在上面,似乎自己也变成了一株植物,在泥土里生了根,伞状一样张开,丝丝缕缕,紧攥大地。

冬日,去古村看望一棵古树。返程时,坐在乡村小酒馆里,看雪落旷野,走神之间,不觉天地俱白。

那天,张老大的电话里对我说,村后的大河通长江,河里的胖头鱼鲢都是从江里游过来的——不管什么鱼,到长江洗过澡都长得块头硕大,喝江水长大的胖头鱼,味道相当不错。“春天你来,陪你到乡下小馆尝鲜,品刚出水的剁椒鱼头。”

张老大的祖先,是从苏州迁过来的。六百年前,祖先带着一家人,摇着船,从江对面而来,迷蒙大雾中,站在左右摇晃的船上,看到这一片高冈属地,便弃舟登岸,开荒种

乡村韵味

老杨的坚守

□ 熊聆邑

老杨一生勤劳朴实,守着几亩薄田。村里人都说他是个人好,就是有些认死理,不懂得变通。老杨却总是笑笑,不以为意。他相信,人生就像种田,播种什么,就会收获什么。

这一年,城里来的商人说是要推广一种新的农作物品种,收益比传统作物要高几倍。村里人都心动了,纷纷改种新品种。老杨却不为所动,依旧坚持种他的老品种。

“老杨,你咋就这么死脑筋呢?”村里人劝他,“试试新品种,说不定能赚大钱。”

老杨只是笑笑,摇摇头说:“听起来好,但未必适合咱们这儿。”

“老杨,你咋就不想进城享福呢?”有村民不解地问。

老杨笑了笑,指着脚下的土地说:“这就是我的家,我的根。”

村民们听后,有的表示理解,有的暗自摇头。他们觉得老杨太固执了。

留在村里的老杨,还是像往常一样,挑着水桶去打水,用传统的炉灶做饭。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拿了补偿款而受到影响。

老杨看着承包地里开满花苞的农作物,心里喜洋洋的。他明白,自己的固执只是出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他知道,只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幸福。

村民们听后,纷纷感慨不已。老杨的坚守,最终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大家渐渐明白,有时候,不变应万变,也许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而那种看似固执的坚守,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几年后,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政府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正好穿过村子。许多村民的土地被征用,得到了不菲的补偿款。他们纷纷计划着这笔钱去城里买房置业,过上更好的生活。

老杨的土地也被征用了一部分。他拿着补偿款,却没有像其他村民那样急于进城。相反,他在村里承包了一块新的土地,种了新的农作物,继续着他的农耕生活。

“老杨,你咋就不想进城享福呢?”有村民不解地问。

老杨笑了笑,指着脚下的土地说:“这就是我的家,我的根。”

村民们听后,有的表示理解,有的暗自摇头。他们觉得老杨太固执了。

留在村里的老杨,还是像往常一样,挑着水桶去打水,用传统的炉灶做饭。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拿了补偿款而受到影响。

1067年,周敦颐以永州通判摄邵阳事,在那一年多,操行清修,关心民生,兴办州学,潜心著述。据传,夏天他喜欢一个人在公务之余去城郊的莲荷村走走看看,他喜欢这里的青山绿水,喜欢这里勤劳善良的农人,更喜欢这田垄里漫天碧玉安静的莲荷,粼粼清波,朵朵红莲,重重菱荷,阵阵清香,袭上心头。

据宝庆(邵阳旧名)八景之一“莲池古香”记载:后来,周敦颐把莲荷村的莲荷移植过来,在府署东侧与资江之间辟爱莲池,占地约十余亩,莲池宽十余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名君子亭,两侧有“之”字桥。池内遍植莲荷,每当盛夏之夜,莲花怒放,香气袭人,美不胜收。不久,便有了那篇字字珠玑、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爱莲说》。

“爱莲花,斯人安在?微周子,吾谁与归?”回眸千年,思接当下,我频频点头称是。隔水相望,六岭春色,如诗如画;凭江远眺,秋月清明,入人心入梦。

漫步在资水、邵水汇流的河堤上,文化学者千山兄和我谈起周子(周敦颐)爱莲和君子文化。他说,当下社会更应该倡导莲之爱、君子之爱的文化新风,倡导“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君子仁风。“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早已成了湖湘文化最豪迈的广告语,而爱莲池、君子亭、濂溪第、爱莲书院,无疑是

植,从此定居下来。

在乡下朋友眼里,乡间景色随着二十四节气的变换、农作物的更替而不同。清明,一块块水岸边金黄色的油菜花反复涂抹……在这样背景下,雨水不期而至,一条船又一条船,像春水里的鸭子,游弋在水天间,划向岸边深处,油菜花与野豌豆杂陈,金黄与碧绿交织,风吹蚕豆花香;夏至,水岸充满生机,一场雨过后,水汽蒸发,一切都在生长;秋分,长南瓜、圆南瓜,躺在藤蔓中酣睡,呼呼噜噜,似有鼾声,虫鸣早已交织一片……霜降,隔河相望,庄稼早已收割,一场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把这座漂浮在水上的千年古村落托得幽静纯美。

孟春三月,张老大约上朋友,携无人机等摄影器材,踏访水深处。取景器中,视野是那样开阔,一个偌大村庄,分成几块,温若碧玉,横卧在水面上,房舍四周皆春水……

黄花簇拥的村庄,每年春天的盛大花事,油菜花与水,演绎人与村舍,庄稼与田地的宁静、安逸。这样的场景,与杜甫《客至》相似:“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

是千年宝庆,君子邵阳最具吸引力的文化磁场。魏源、蔡锷等许多邵阳先贤,纷纷就读于爱莲书院,沐浴君子文化之灵光,他们的系列著作都是君子文化理念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成果。

我曾在宝庆八景之一“山寺晓钟”的铭记中写道:宋代,迁郡学于东山,理学大家濂溪先生(周敦颐)曾到此讲学视察。明代,在此兴建濂溪书院,学风炽盛,享有盛名。至清代,著名学者邓湘皋长期担任东山书院山长,在此兴学育才……宝庆山寺晓钟,历千五百余载,学风不减,晓钟不绝,书声齐鸣,如春风,如和鸣,荡涤尘埃,开启民智。在资、邵河畔,在雪峰山下,汨汨流淌,悠悠回荡。

那日正大暑,我受邀来到邵阳市郊的莲荷村采风。走在莲荷村,山青水碧,置身万亩连片的森林中,立马有了绿色心情,顿觉丝丝清凉。放眼望去,一派绿色世界,林木葱郁,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生机勃勃。穿越悠长的时空,在田垄里寻寻觅觅,观满塘碧影,清凉避暑,看万朵白红粉莲,闻清香徐徐,时光如流水,思绪若流云。

七八月份的荷塘美景最甚,烈日下尽是耀眼的荷花、惹人的莲蓬和碧绿的荷叶。我想,绽放的荷花洋溢着人生的热烈和奔放,结实的莲蓬呈现出生命的厚重与沉稳,而满塘碧绿的荷叶带给大地一片宁静和清凉。莲荷村里观莲,我隐约看见那朵千年清

莲在水之田、在云之颠,独自思吟,千年守望,一生珍藏,此时此刻正盛开在大家的心田。

莲的心事,谁能懂?“陆上百花竞芬芳,碧水潭潭默默香”,这是一种境界;“不与桃李争春风,七月流火送清凉”,也是一种境界;“银塘珠露三更月,风静荷香远益清”,又是一种境界……可以这么说:在中国人中,几乎找不到不爱荷花的。

莲之爱,世谓多君子,其实老百姓也特别喜爱。不光是莲象征纯洁与高雅、清静和超然,还有荷在民间有着和美圆满家庭幸福的寓意。

那些年,每到夏天,奶奶常常坐在大树下乘凉,我家老木屋前常是一塘莲香清韵,大地静美。奶奶有好几次淡淡地对着年幼的我说:莲的心事,莲自己懂得;奶奶的心思,你要懂得。那时我还不明事,但看到奶奶的眼光坚定高远,仿佛越过荷塘越时空越过千山万水……后来,每次归乡,再也见不到奶奶了,也看不到那一塘的莲香清韵,我感觉若有所失,心神不定。多年后,我仿佛有所懂得:人生懂得,心安即是归处!

由高洁的莲,我想到低贱的草和草民。我曾仿濂溪先生《爱莲说》写过一篇《草莲说》:草色青青,春光皎皎,野草遍地。风刮风紧,花开花痛,草长草灭。人兴则草木兴,水长若日月长。心头上种草,草色入帘青。以莲自喻,清韵致远。生命如草,心境向莲。一流清润,草香淡雅人常在。

吉安河

(外三)

□ 曹晓华

吉安河,在海岛的版图上,找不到你的位置。

只知道,是中部屯昌县的一条小河。

穿越小城,村庄和田野,静静地流淌。

河水清澈。流走了多少岁月的记忆。

一代,又一代,勤劳纯朴、善良智慧的屯昌儿女,在小河两岸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吉祥平安,幸福的生活。

如今。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乡村振兴下,描绘出更加美好的新蓝图……

等风来

等风来,也等你。

温柔的风,从远方吹来。花开了,结果了。阳光明媚,大地上生机盎然。

五月。就下了一场大雨,夏天来了。

田野里,稻谷开始成熟。像层层金黄色的波浪。

山坡上,瓜果飘香。一片丰收的景象。

等风来,你不来。只有朝着你的方向,走去……

凤凰花开

夏天,急匆匆地来了。

在翡翠山城,在南圣河畔。

正是凤凰花开的季节。红彤彤的凤凰花,在阳光下舞动,写满一树树的热情。

风,轻轻吹拂。那景象,蓝天、白云,阳光正好。

美丽的凤凰花啊,给这座小城市,增添了许多诗情和画意……

今的我在异乡工作,只有憨厚的八斤,仍深深地挚爱故乡大地,躬耕在南亩,沉醉在稼穡。

如今再回乡,已不见当年采桑女,亦不见摘桑葚的少年郎,当年的尖叫声被录入树的年轮,笑语渗进大地。与寂寞的村庄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鸟群在为一年的盛宴会而喧哗。那缀满枝丫的桑葚,不知有几颗会将归来的我幸福地击中,烙下季节的胎记!

光阴故事

满树桑葚甜

□ 刘峰

“兔兔豆苗肥,鸟鸣桑葚熟”。夏天到了,如丝绸般柔滑的南风,将一树树桑葚成熟的消息四处传扬。诱人的浆果气息,吸引了人与鸟的目光,缀满了游子的乡愁。

成熟的桑葚,好比肉嘟嘟的毛毛虫潜伏在柔韧的桑枝,宛如炽烈的火炭挂满林梢,恰似娇羞失语的青春风铃,以粉墙、黛瓦、苍檐、绿窗为背景,俨如一幅民俗画,唯美而撩人。

“殷红莫问何因染,桑果铺成满地诗”,熟透的桑葚若不及时采摘,就会带着失恋般的遗憾悄悄坠落大地,沦为紫红色的幽梦。

浆果的甜香,俨如刚出缸的米酒化不开的芳醇,曾吸引一群少年的眷顾。那个夏天,村里的同伴狗蛋儿一溜烟,从家里抱来了芦席,如一片残云铺陈树下。在他的启发下,八斤从家里抱来了蚊帐,在树下悬挂起来;小英不停拍打着小手,驱赶迢迢而来赴宴的鸟雀;国庆、小武、长征是攀爬高手,“嗖嗖嗖——”,像猴子一样爬向桑巢。

“快摇,使劲摇……”我们几个在树下大喊,可国庆、小武、长征却在树上吃吃地笑,故意将小嘴咂得直响:“真甜啊,比人参果还好吃。”真羡慕人!就在我、狗蛋、八斤、小英垂涎三尺之际,只听见树上哗哗作响,三个家伙趁我们不注意,抱着桑枝狂摇起来,让树下的我们淋了一场果雨,浑身麻麻痒痒,衣上斑斑点点。

“快摇,使劲摇……”我们几个在树下大喊,可国庆、小武、长征却在树上吃吃地笑,故意将小嘴咂得直响:“真甜啊,比人参果还好吃。”真羡慕人!就在我、狗蛋、八斤、小英垂涎三尺之际,只听见树上哗哗作响,三个家伙趁我们不注意,抱着桑枝狂摇起来,让树下的我们淋了一场果雨,浑身麻麻痒痒,衣上斑斑点点。